

样它会存得更久。

我还是喜欢槐花，觉得只有它们的样子最为楚楚，令人心动。

五月，我本害怕回乡，这个季节与劳动有关，可我回乡的日子总是短得像写不完整的句子。我害怕我的回乡非但无法让母亲得到休息，反而更累。很多年了，在得知我要回家的那一天，母亲都要提前备好我爱吃的饭菜，早早地等在村口。我甚至可以想像她守在村头的样子，她投入得连和村人说话，都不舍放下搭在额上的手掌，更不会移开伸向远处的目光。每次，我远远地就能看到母亲，起初她也一样，现在几乎要我走到眼前才能认出……

尽管如此，每年五月我仍要回去。虽然见不到属于故乡的槐花，听不到它们含在花蕊里的悄悄话，但是，我可以想想那些盛开在槐花下的往事，想起当年的老祖母如何在盛夏把槐花变成一杯杯汤色金黄，味道清甜的香茶，并以此去除我因炎热而生出的戾气；同样，我还会想起母亲如何在最初饭桌上，摆上鲜炒槐花、凉调槐花和槐花鸡蛋汤，让单调的乡村餐桌变得丰盛无比！

我一直觉得，我对槐花的喜爱近乎偏执。小时候，我为了摘食槐花不止一次被槐针刺伤，现在想来，仍觉得胳膊和腿上有隐隐的刺痛，仿佛它们还在我的身体里。但是，这些并没能改变我对槐花的喜爱，每年五月，我仍会从树上摘下许多槐花，除了鲜食的部分，其余的晒干后保存，留待过季食用，直到我离开故乡为止。近年，我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只在五月回去一次。期间，我偶尔会和母亲说说槐花的事，比如槐花是一种中药，比如它有清热凉血的功效等。其实，我

并非一定要说这些，槐花和任何一味中药相同，并非简单地食用一次就会产生效果。我只想告诉母亲，我永远是她对槐花情有独钟的儿子。母亲知道我性格太过执着，一直担心我无法在这个社会立足。但是，母亲也不期待我有所改变，就像她一直认为，人可以不优秀，但不能不懂得感恩。通常我们可以容忍一个人的平庸，却绝不会原谅他的忘恩负义。

可是，在现实的生活中，究竟是平庸的人多还是忘恩负义的人多呢？

生活艰难的年代，槐花曾以它的清鲜香甜与食用简单，给我们的生命增添了一道不可多得的色彩。可是，当我们的生活环境稍一改变，槐树就立刻被连根带梢地赶出曾经的土地。人未走茶就凉，并且，没人感到愧疚……

眼前的槐树应该有十余年了，主干并不很粗，旁枝更细，大概是生长的地方过于逼仄，又没有太肥沃的泥土，所以我们也都没在意。尽管如此，槐树似乎不为所动，依然坚定地生长，以超越生命的方式，顽强地挺立在贫瘠的墙外，努力地结着槐花，纵使细弱的枝干已压得垂成了锐角，但每一朵花都极认真、极耀眼地开着……

看着这些花儿，我突然想起以前饱受困扰的问题，我一直奇怪倍受溺爱的孩子，为什么总是在困难来临时不堪一击？现在我应该明白了，应是他们从小就生长在过于安怡的顺境中吧！

哦，槐花，在五月的故乡，这一树小小的生命以微弱的火焰点亮我的思绪，让我在顺境与逆境的光芒中看到了什么是娇惯的柔弱与磨砺的坚强！

